

# 王林文集

WANG LIN WEN JI

王林 著 ②



解放军出版社

# 王林文集

(第二卷)

腹地

王林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林文集/王林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5065 - 5810 - 5

I. 王… II. 王…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1294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47.625

字数:2055 千字 印数:1000 册

定价:280.00 元(全七卷)

# 代 序

吕正操

王林同志，一名弢，别署隼闻，河北衡水县人。幼年就读于北平今是中学，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爱好创作，时常发表小说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国闻周报》文艺栏，此二刊物，皆系沈从文先生主编。不久，又出版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一书。

王林于创作之同时，即从事革命工作，京沪、平津，均有其足迹。曾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入东北军学兵队，参加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余率部回师北上，于安国初识王林，疑为田舍子弟，敦厚淳朴，童颜笑面，印象尤深。后得知他与孙志远早于北平相识；与黄敬于大学期间，为从事学运之同窗好友。因之余及黄敬、孙志远每与王林相聚，总是谈笑风生，别有情致。

王林组建冀中火线剧社，并任社长。自编、自导、自演，工作认真，不辞辛苦。于抗日宣传及平原文艺工作之开展，功效甚著。后又主编《冀中一日》一书，成为冀中一代文献，直至今日，仍为海内外有识者所珍视。

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从抗日至解放战争胜利，他始终在冀中坚持工作，誓与故土乡亲共存亡，不愧为冀中人民的好儿子。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所著长篇小说《腹地》，反映冀中地区军

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早已为评论家所称许。在文艺思想上,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推崇鲁迅先生,终生不渝。

现在,大家正写革命回忆录,方期借重他的笔墨,多传冀中抗战之史实。不幸于1984年7月2日,奄然遽逝。当年战友,闻之无不感伤。兹值他的小说戏剧选集即将出版,刘燕瑾同志索序于余。余不文,对他的全部文字生涯,不能作系统的评述,聊记梗概,作为对王林同志的纪念。

余又认为:此书虽系选集,非其全貌,然读者仍可从中窥见作者孜孜不倦,对文学事业所作之探索与追求;亦可窥见作者对民族解放事业,所表现的热诚之心。

1986年1月31日

## 《腹地》短评

孙犁

—

这书写在1942~1943年之间。1942年是冀中人民经受历史上空前灾难,经历人类最残酷最伟大的考验的一年。战斗的冀中人民,称之为“五一”事变。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中人民心里,种下了不能磨灭的仇恨的种子,“五一大扫荡”,将被当做一个历史故事传说留给后代的子孙。

《腹地》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丰富的颂歌。人民最不易忘记他所经受的过多的灾难,但灾难也激励他们更爱今天的生活,开辟出来的坦途。我们颂扬这体现了民族的真正斤两的“五一”反“扫荡”的大战斗吧,我们颂扬冀中人民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的民族的金玉品质吧!

“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

单单写出民族的苦难,在人民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我觉得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抗战八年,我们整个的民族,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经历过不同的灾难和不同的战斗,如果都能写出来,使同一时代的人互相看看也是好的。这样就可以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那全幅的完整的,一幅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了。就可以使人们知道,我们是怎

样兴家立业,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仗是怎样打的了!

## 二

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这里写出的情绪,我说是地道的冀中人民的情绪。

因为作者写的不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难,也不是单纯以传奇动人的英雄故事。这是一幅严峻的甚至残酷的现实图画,这是雷雨交加,飞沙走石,大风暴里的不屈不挠的奋开的花香;这是生死关头,在炮火里坚定地跌倒爬起充满胜利信心的笑语;这是在空前的灾难里战斗、培养,用民族的宝贵的血泪浇灌起来的民族新生的灵魂!

凡是写到这些地方,作者都是充满热情,高声赞颂,光彩照人的。举如苦心钻研的地雷制造家胡金奎;举如羡慕着哥哥战斗的历史,佩带着哥哥带回来的胜利品而引以为荣的小二强;举如“本来是这村穷人的一座山,这村穷人们觉得有他就有依靠”,“满面和气,谁见了谁喜欢”的农会主任辛广德;举如等待家里逃难的人回来吃饭,却让面不相识的辛大刚先吃了走路,好回去安慰焦急等待的父母的心的无名老汉;以及到处流露的对残酷的反“扫荡”生活的反抗意志和胜利信心:

于是,他们结成患难弟兄,白天是紧张的环境,晚上是自由的天地,把旷野,树林,水井当做家,把坷拉当枕头,野地是滚不下来的大土炕。空气永远是新鲜的。小风里还带着野花的香味。晚上有月亮,不用点灯。早晨把露水一擦,就算洗了脸。

以及在全书结尾记下的:

那天开检讨会完了,大刚最后加强人们的胜利信心道:

“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城市,我们有乡村。敌人在地面上安了岗楼和据点,我们有地道。敌人有白天,我们有黑下。”

“可是，还有呢？”白玉尊望着大刚问，像初开的花朵似的，又严肃又温柔的微笑着。

大刚发怔地看了她一会儿，回问：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忘了吗？你不是常说：他们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吗？”

是的，敌人有今天的疯狂，我们有最后的胜利！就是这种情绪，使冀中人民战斗过来而且胜利了！

充满本书的这些场面，这些对话，这些心情，是严肃温柔、沉痛而又奋发的。

### 三

然而，是不是还有在我们抗战那艰苦的八年，嘲笑过我们吃小米，衣服褴褛，武器落后；在进城以后又嘲笑我们山沟里长大，穿粗布的架子，吃小米的肚子的——那些人们，在读过这本书以后，又嘲笑我们：你们不是也有落后黑暗？你们不是也张皇失措过？你们不是也东逃西散过？你们不是也悲观失望过吗？是的，我们有过这种情绪，是在那样一种残酷的战争现实里，然而在我们心里有坚强的血的激流。坚强的扶起了疲弱的，镇定了人心，重新组织起力量继续战斗了，而且击败了残暴的敌人。用敌人的血涤除了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流过的眼泪。

这是群众的战争现实，不能拿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正襟危坐、步履不乱的风度来衡量的。

战争的现实是动乱、复杂、残酷的。这个战争，始终被坚强的计划周密的领导所贯穿，才能胜利。处于低潮的时期，既要防御当面的武装敌人的围击，又要自觉地防御内在的无声的暗流的侵蚀。作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辛大刚，是个钢铁的人物，他不害怕把生命放在铁砧上敲打，他追求火花，害怕水浸。



只有不屈于当前的敌人,又不屈于因袭的落后的重担的人,才能完成英雄的性格,才能领导群众的战斗走向胜利。

#### 四

在这片土地上,一切胜利的种子是共产党撒下的。

但是,关于领导的力量,在小说里的表现是薄弱的。主人公辛大刚是个坚强有力的人物,作为激发,作者对比上一个落后的、有害的力量——范世荣。作者使他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使得辛大刚性格的完成上得到很大便利,而在作品主题的完成上受到很大伤害。我们应该指出这一点。

因为从作品开始,故事发生的地点辛庄,表现是冀中平原根据地一个典型的村庄,虽然它有很多缺点,但在文化娱乐,完成村选,以及村干部、各团体的澎湃的工作气氛里,这村的工作是有基础而且有发展的前途的。

作为党在这村庄的执行人,过于强调了他的缺点,则必然暗淡在新民主主义空气生发的新村庄的光彩,而这光彩,正是我们的作品所要表现的现实。处在这种矛盾里,使作品的现实的抒发受到束缚。

同时,作为新的领导人物辛大刚的性格,我们也觉得与农民群众的性格,距离稍远。固然作者不是把他当做一个纯农民来描写。作者写他自幼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在长辛店度过了几年贫苦工人子弟的流浪生活,很早接受过党的影响,并在“七七”事变以前就组织过盐民斗争,事变以后又在八路军里经历了战斗考验的。后来,则是作为一个光荣受伤回到村里来的残废军人来处理的。

作者赋予他先进的思想和行动的顽强性。作者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歌颂,作者把自己的感情输入进他的血液,来完成自己的主题。

然而,为了烘托他,写了他父亲和堂叔父的阴暗的心情,写了具备那样充沛的新一代的精力的二强,也受了低暗气流的影响。写他在斗争会上那样顽强不屈,在会后竟有那样一个长时期处在一种恼人的烦躁里,

我觉得个人的偶然性的情绪变化写得太浓重了一些。因此,村里的全部工作,为了剧团的一次男女关系突然垮台,全体领导干部看范世荣的眼色行事,正派的力量没有在工作上表现出来。

县和区对村级的领导,表现的是官僚主义,没有力量。发挥力量,是辛大刚取得了领导权,在紧张战斗的中间。

以上所指出,是我个人的见解。完成了一个英雄,减低了群众的、领导的力量。村中正派的和反派的斗争,进步的对落后的斗争,没有从抗战以来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中,从农民产生的领袖中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回来的人,才暴露了村中工作的弱点,取得了正义的胜利。

## 五

什么是自然主义的影响,什么又是陈旧的浪漫主义,我们不想去多谈。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知识,光荣地与冀中人民同生共死度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惊险的黎明和愉快的夜晚。体验了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的复杂的激越的心情,辛苦地完成了这部作品。这里没有传奇,没有编造,没有粉饰。但就书的前半部在描写村里的现实生活工作中,我们觉得有些自然主义流露,而在辛大刚的身上以及书的最后,有些浪漫主义的渲染。书的结尾有些弥补,与书的全部,有明显的不调和。

自然,作者是以辛大刚作为先锋队来教育全村的群众,并用来批判村中的工作的。然而在这书的前部,辛大刚与群众的关系写得并不多,辛大刚还是处在家族的小圈子里,实际工作上的影响不大。作者着重描写了白玉萼追求的是战斗的光荣的历史,顽强的热情和英雄行为。但白玉萼给人的印象只是范世荣和辛大刚纠缠的枢纽,不是新的冀中战斗的劳动的妇女典型。

## 六

生活丰富,是本书最大的特色。对于冀中抗战时期的农村生活异常

的熟悉,写下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习,是本书的生命根源。

就整个结构上说,看这本书,很像吃一条肥美的鱼,头有点难啃,尾有些轻飘,沉着有力,具备丰富生活性和感染力的,还是中间一段吧。这个比方,自然不很恰切。

其次,是丰富的农民生活的语言。然而作者的习惯,是不注意文字的小节,所以有时不够洗炼,有时拉杂。写反“扫荡”有些重复。是群众的生活,但有时写得可笑,减少了严肃性。

1949年10月6日读后记

## 目 录

代序 吕正操	/1
《腹地》短评 孙 犁	/1
腹地	/1
王林和他的《腹地》 王端阳	/332

# 第一章

荣军辛大刚坐在一辆老黄牛车上，走到自己村辛庄南摆渡口上的时候，正西大鸡蛋黄似的太阳，眼看就要一出溜下山啦，天空里出现了一片彩霞。欠身一望北岸额外亲热的本村和树林，扭头向送自己来的车主老头说道：

“谢谢你，不用过河啦，麻烦了你半天。”

缰绳一拉，老牛站住。大刚从车厢上蹬着车轴下来。老头顺手递给他拐杖和背包。大刚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老头回答着，“这算了什么，你们抗日是为了谁？”把车拐回去，又嚷了一句，“以后再说吧，同志！”就一捏牛尾巴骨撒了腿啦。

滹沱河滩很宽，水流并不大。木架子上横摆着些秫秸，再垫些土，就成了一座小桥。桥身不十分坚固，车马过时，秫秸缝里还直往河里漏土。但是不到明春开河时期，这座桥是不会坍塌的。滹沱河是个百里自在王，年年翻滚，只能在冬天临时搭一个小桥。春天更老实，不用桥就能过，水浅沙土底比干道还好走，而且十年有八年晒一春天河底。可是到了夏天，山洪下来就平槽，浑黄的泥汤子，漂着浮尸，冲刷着两岸，像吼叫着猛兽。它这种脾气，容易发作也容易过去；过去以后，又会温顺地老实一冬天一春天。抗战前年年冬天，就草草搭那么一个木桥，可是现今，要防备敌人出来扫荡的时候再用上它了，于是搭一段木桥，留一段空，用摆渡船接上，有敌情时就把船拉走或者沉没。

辛庄在河的北岸，村边上有些钻到漫天云里的白杨树，和长成一团的榆树、椿树、柳树林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村头上出现了一道白绸子似的淡淡的雾。这雾在村边树林子半截腰里，横抹了一笔白道子。

村头挺清静，就连阴凉的北风，刮得也挺温柔，仿佛开春的天气一样。辛大刚在这座木桥上过的时候，抬头看见那条白雾后边自己的村庄，猛然听见秫秸缝里漏下去的土打在河水上发出来的声音，低头又看见水里晚霞和木桥的倒影，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这村庄，这河流，这晚霞，在小的时候多么熟悉啊！可是在他从摆渡船上像儿童时代那样顽皮地往岸上一跳，而残废了的右脚，扎心地一疼的时候，一种奇怪的矛盾的思想突然占领了他：

“我都残废了，这里还是老样子，真他妈的！……二十来里地以外，就是敌寇的据点和公路岗楼，再远点就是敌人的铁路、兵站、粮库、飞机场、兵工厂。等不到一两月，敌人就得来烧杀一回，年年春冬两季还有几回扫荡……可是这地方，却这样安生，这样清静，仿佛跟战争一点儿粘连也没有，它好像在一旁晾干坯一样！”

辛大刚是个肉墩墩的中流个儿，宽脑门儿，大眼睛。看人的时候爱挺脖子，浑身上下是疙瘩肉，没有一点儿的柔和劲。虽然换上了便衣，可是里边还套着一个破军装褂子。这一天他刚想从摆渡船跳下来，右脚一疼才改为慢慢下来，上河坡的时候，把眼眉拧成了个疙瘩。

河坡上沿靠大道旁边有一个看守摆渡口的土窖。窖下半截在土里，上半截露在外面，前脸向阳，还用秫秸篱笆围了个垣墙。辛大刚没有下桥，早就有一个人立在秫秸门口端详他了。这个人抄着手，秫秸篱笆影着他半个身子。短小矮胖，敦敦实实的，腮帮子上的肉垂突着，又黑。脸盘简直像个秤砣。眼睛不大，眉毛挺稀挺淡。远看来不很明显，只有脑袋上蒙的那块羊肚手巾白得耀眼，像木头墩子上有一团雪。他一动不动，凝神定睛地望着，一拐打一拐打上来的辛大刚。等到辛大刚发觉他那副充满了警惕的眼神正是为了他的时候，这个人好像铁树开了花，秤砣似的脸猛然向外一扩张，眼神也放了光，笑着说道：

“这不是大刚兄弟吗？你怎么……”

他末后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又收敛起来。大刚抬头一看是杨大章，心里早明白了他要问没有问出来的一句话，立刻又惭愧又骄傲地惨笑一下，解释说：

“行啦，咱们又做伴啦，受了伤成了残废，只好回家还当老百姓！”

“什么时候受了伤，怎么一点儿也没有听见说呢！先到窖里边坐一坐再家去吧，反正已经到了，还忙什么？”

辛大刚一游移，也就进了篱笆门。一边走着，杨大章又同情地说道：

“好家伙，你这一出去，有四五年，怎么什么信都没有往家捎呢？都知道你在队伍里落的名声很不错，可是究竟怎么样，谁也摸不清……”

大刚正要回答，地窖门上的草帘子一动，伸出了个大骨骼大脸盘的人。略微向他一愣，也立刻打起招呼来：

“呕，大刚！哼，怎么？”一见他拄着拐杖，知道问到病根上了，赶快又改嘴，“进来，进来……”窖里有一股子烟味，东北角上的锅灶里还冒火呢。杨大章进来坐在灶火膛前边添柴火。窖地下铺着几个秫秸。斜躺在秫秸上边的，细长身材，五官瘦小，肉皮仅仅包住骨头的结巴嘴李二柱，结巴着嘴，直想跟大刚打招呼。圪蹴着抽旱烟的那个黑胖子，和盘腿倚在北墙根、手里拿着油绿杆自来水笔和小长方日记本的圆圆脸，他只是觉得面熟而不知道姓名。他们一见大刚拄着拐杖，土紫花布便衣里套着破旧的草黄色军装褂子，就不自觉地站立起来，表示了一种尊敬。

大刚也感觉出来人们对于自己都抱着一种同情和期待，于是沉静了一下以后，也就简简单单地说了一下他这几年的军队生活，又讲了讲抗战必胜的大道理。后来他说他到山里抗大分校受了训，就到二十七团代理连长。这一个团主要是在大清河北活动，大清河北更残酷，他前后轻重受过七次伤，最后这一次是今年秋季反扫荡，右脚踝骨中了子弹，伤口治好以后成了瘸子。平原上部队游动性太大，他已经不能再跟着队伍东征西战，只好回家来休养。

“这，这个河口也牺牲过三个人呢，听，听见说了吗？”

结巴嘴瘦二柱,为了表白自己不落后,没等辛大刚说完,就向他夸口了。辛大刚确也因为他这句夸口而感到兴趣,马上问:

“没有听见说,怎么牺牲的,在这渡口上打过仗?”

“打过,打过还不只一两回呢!”秤砣脸杨大章抢上说道,“可是打仗不一定伤了我们玩船的,就怕敌人拂晓出来抢这渡船。小有,你不是和他般上般下地从小就在一块玩吗,他就是前年夏天,城里敌人出来扫荡河北,头明抢船,他还以为是咱自己的侦察员呢!人家喊船过去,他一边摆着船,一边嘴里还叫着同志问敌情。人家上了船,立刻用刺刀挑死他了……”

“唔!小有这么牺牲的!”辛大刚想起了他们小时候在一块玩的情形,心里很难受。

“还有二肥你记得不?他们村的。”一指辛大刚不知道姓名的那两个,“可是你那年冬天,拉队伍过来过去的,他老说要给你当马弁的那个傻大个……”

“记得,记得,挺爱聊,舌头有点长,怎么他也牺牲了?”

“牺牲了。去年秋天,北边林桥据点里的敌人,半夜里化装八路军占了咱们村,河南的高村住着县政府和妇女训练班,早晨起来还练早操唱歌呢。敌人就要过河包围去,我们看出了他们原来是敌人。二肥子和他,”一指大脸盘的李文斗,“把船撒了。敌人已经走到了河滩上,朝我们就开枪打。我跳到水里一个猛子扎了有半里地,算逃了活命。二肥子凫到南岸,指望钻高粱地,可是敌人的子弹像雨点子,打穿了他的肚子。敌人回村逮人给他撑船,村里人装作不会凫水追不上船,来回翻腾了老半天才算把船靠了岸。河南的咱们人,早听见枪响跑远了。”

“我跑去送信的时候,他们才出村,还排着队呢!”大脸盘大颧骨的李文斗,很自负地添加了一句描写。

“早操没有顾得散就拉走了,我正在村里,一齐跟他们溜走的。吓,当时……”盘腿坐着的那个圆胖脸说着,把手里的钢笔日记本放下,要立起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了,抽早烟的黑胖子插嘴说道,“要不是我们船工英勇牺牲,县长也得叫人活活捉住。”他像怕谁不相信似的一挺脖子,



“县长听见枪声一响，立在大街口上还朝大伙说：沉住气，不要慌，那许是咱们自己的岗哨走了火。后来机关枪一响，县长也抓了瞎，撒鸭子就跑……”

“那机关枪是打我们俩的！”李文斗又找机会添了一句。

“要不俺们这摆渡口，在县里就挺吃香吗！”秤砣脸杨大章逗趣似的一笑。

“你，你，”结巴嘴瘦二柱又夸口道，“你知道我们这是干什么的？我们这是开小组会的。我们开会，是准备，冬、冬季反扫荡。我们这摆渡口，重、重要得很，直、直属县工会领导。”

“呕，你们是开小组会的，讨论冬季反扫荡的工作，好，一样的抗日工作……”辛大刚也赶快鼓励他们几句。

秤砣脸杨大章更高兴地接着说，“你们队伍打游击，我们摆渡也打游击，你知道不？”秤砣脸上他那不大显的俩小眼珠，也放出了亮晶晶的光彩，“我们一天黑，就把船拉走打游击去了。情况不紧的时候，容易找我们。一闹敌情，谁也找不着我们。就是咱军队里的侦察员和我们有暗号，什么时候找我们过河都行……”

拉着重载的大车轧地的声音，忽然由远而近地传来了。船工们的脸神，眼看转移到那上边去了，辛大刚于是告辞。他们也没有挽留，立刻一齐到外边来看。从北边来的是五辆拉白菜和大葱的牛车，一直朝摆渡口上走来。大刚往北朝村里走去，船工们赶车上船去了。

村头那一条轻淡的白雾看不见了，树林子里已经浮起了一片一片的黑影。拄着拐杖一拐打一拐打地往村里走的时候，辛大刚对故乡的感觉起了变化了，仿佛探望一个在战场上共过患难的老同志似的，心里充满了亲切的友情。

街口都垒了战斗墙，对于他这久经战场的军人，特别亲切。村头的场里有一对篮球架子，架子上的铁环砸歪了，大概常有人来打球，又叫人感到像后方。

辛大刚家在村东头。他从村边上的小道，绕到村东口的时候，看见村东道沟上下，陆陆续续地来了几十个青年。队伍吧？都穿着便衣，老